

历史人物 论集

吉林省历史学会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LRL

历史人物论集

吉林省历史学会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历史人物论集

吉林省历史学会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插页2 244,000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940册

书号：11091·63 定价：1.10元

本书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尹 曲	王原华	王 植
冯君实	刘家磊	朱 寰
吴 枫	李治亭	宋 敏
颜中其	李大生	李时岳
孟昭信	张本政	张博泉
姜德昌	徐凤晨	

目 录

略论评价历史人物.....	李时岳、赵矢元 (1)
周文王及其在周族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徐喜辰 (18)
孔子思想述略	金景芳 (34)
略论孔子的哲学思想.....	吴乃恭 (46)
论田桓子	王治功 (65)
论孟子.....	吕绍纲 (81)
关于评价秦始皇的几个问题	
——与刘泽华、王连升二同志商榷	宋一夫 (98)
论李斯.....	罗继祖 (113)
勿以成败论英雄——略评项羽	吴枫、宋敏 (127)
论叔孙通	宋 敏 (142)
论刘秀的“建武之治”	李大生 (152)
苻坚淝水之战失败的历史教训	冯君实 (167)
论完颜亮改革及其失败原因	张博泉 (178)
试评袁崇焕的功与过.....	孟昭信 (193)
清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并妻诰命跋后	李 洵 (206)
论抗俄爱国诗人吴兆骞	傅朗云、杨旸、敬知本 (219)
李鸿章与淮军	陆 方 (229)

张作霖是怎样登上东北政治历史舞台的周克让 (245)

是民族英雄还是沙俄走卒

——关于评价陶克陶胡几个问题刘家磊 (259)

熊成基及其在吉林就义始末徐凤晨 (272)

哥伦布与大西洋航路的发现朱 寰 (289)

英国平等派领袖约翰·李尔本的生平姜德昌 (305)

怎样评价普列汉诺夫.....夏景才 (319)

略论评价历史人物

李时岳 赵矢元

评价与研究历史人物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由历史科学的特点决定的。历史科学不同于政治理论课、社会学和社会发展史，它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群众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探讨历史的发展变化，从中取得借鉴和启示。

历史由人的活动构成。历史人物在历史上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虽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谁也改变不了，但历史人物可以延缓或加速历史的进程，可以一时改变历史的个别面貌。

杰出的历史人物是民族、国家、阶级、集团的代表，他们往往是一面旗帜，是一种政治运动、经济趋向、思想潮流的标志。研究他们，对于具体地了解历史有重大作用。剖析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有助于深刻认识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阶段，汲取有益的正反面历史经验。

研究反面的历史人物也是重要的。只有研究与评价他们，才能揭露他们，才能懂得他们代表的历史阴暗面怎样阻碍历史前进。历史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的对立统一，推动着历史发展。

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性，还在于史学工作者有责任通过历史人物的研究，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广大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历史，了解历史，他们最熟悉的是历史人

物。群众善于分清好人坏人，自有判断善恶是非的能力，但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又未必都是科学的，正确的。如关羽其人，尽人皆知，可也容易把被神化了的“武圣”、艺术化了的“关公”和历史上的关羽混为一谈。

我国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使封建思想和小生产者思想具有长久而顽固的影响。在评价历史人物上容易时时泛起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简单地崇拜英雄，片面地歌颂救星和清官，习惯于把一切功劳或一切过错归于一人，对好人好事或坏人坏事绝对化，等等。“五四”时期的形式主义到建国以来的简单化倾向，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

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利用多年来的极左思潮，大搞影射史学和阴谋史学，造成历史学的严重混乱和堕落。他们又利用历史人物的评价，使之服从于他们的反动政治需要，弄得历史人物面貌皆非。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继续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纠正被篡改的史实和搞乱了的观点，也要深入批判他们那套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四人帮”垮台前后吕后、秦始皇等历史人物的命运，就很值得深思。吕后借江青的光，而被大加吹捧；也受江青的株连，而被押上审判台。其实，吕后就是吕后，不是江青；江青还是江青，不是吕后，也不是则天皇帝。秦始皇曾有幸被抬上了天，也不幸被贬成一文不值的暴君。其实，秦始皇还是原来的秦始皇。

史学工作者必须严肃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不能歪曲历史，更不能欺骗人民。通过评价历史人物，有根有据地批驳唯心史观，科学地宣传唯物史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继续肃清“左”倾思潮的流毒。三十年来，史学界有成就，也留下了许多“伤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七年左倾思潮反复干扰袭击，才有“史无前例”时代极左思潮的恶性大发展。

历史的回顾是痛苦的，但也是必要的。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历史书上的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就有越来越少的趋势。林彪、“四人帮”为了掀起“打倒一切”的妖风，首先在史学界大砍大杀，历史人物几乎统统被打倒。

“批判帝王将相”，于是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纷纷倒下。天下老鸹一般黑。从来没有有什么“好皇帝”。“清官”甚至比赃官还坏。什么区别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和没落阶段，什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都是“帝王将相派”的障眼法，必须大破特破，一律横扫。

“批判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进步人士、革命人物一个个都变得灰溜溜的。“立足于批”，甚至包括驰名中外的伟大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也被指斥为“牛鬼蛇神”，其他人物自然不在话下。

农民战争的首领们同样危乎殆哉，唯一可以全名的办法就是牺牲。如果中途妥协而受招安，当然属于叛变；如果失败被俘而稍有可供指责的口实，立即会被打成可耻的叛徒；如果战争胜利而当了皇帝，也还是背叛了本阶级。似乎农民起义的最高尚的目标就是去死。

于是，上下五千年，一片荒漠，整个史学园地几乎变成了

废墟。

历史是人的活动谱写的，怎么可能没有大量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演出呢？特别是，没有那些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历史就将改观。地主阶级人物在推翻奴隶制的时候，资产阶级人物在反对封建制的时候，他们是革命者，他们的优秀代表往往是指导时代潮流前进的英雄豪杰。自然，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是用新的剥削制度去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并不能给劳动群众带来彻底的解放。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不可逾越的阶段，不可能一觉醒来便看到世界大同。在一定的阶段中，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制度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是人类的巨大进步，对于被剥削者来说，也是一种解放——从旧制度压迫下的解放。功在历史，就应当肯定。当剥削阶级已经取得统治并走下坡路的时候，伟大的历史人物可能较为罕见，但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做出有益贡献的人，也不是绝无仅有。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①。是“许多”，而不是几个；是“伟大的”，而不是寻常的。

在史学园地被践踏成一片瓦砾之后，为了替“女皇登极”制造舆论，“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又出来评价历史人物了。他们的标准是以“法”划线，凡属“法”家便是爱国的、进步的，凡属儒家便是卖国的、反动的。儒法斗争从先秦继续到现在，古今中外都有他们需要的“法家”。先确定儒法两家的名单，再为这些历史人物勾画脸谱，安排斗争场面。他们还批宰相、批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16—617页。

投降派，指桑骂槐，影射攻击，“七真三假”，恣意捏造，把一些人物“神”化，把另一些人“鬼”化，制造了种种谬论，设置了许多禁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被搞得更加混乱不堪，真假难辨，是非颠倒。

承认林彪、“四人帮”给历史学造成的混乱并不难，但把它与十七年联系起来，看清三十年来存在一种相当顽固的左倾思潮的影响，必须努力纠正和肃清，却不是史学界所有同志都容易接受的。

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这种左倾思潮表现在多方面，最主要的是把“阶级分析”、“阶级观点”简单化、片面化、公式化或标签化，以“义愤”代替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说明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和方法，但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分析”来当作评判革命、反革命，进步、反动的标签。

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但个人不是随心所欲地从事活动，必然受一定的物质条件、社会关系等所制约和规定。历史上的斗争最终是由阶级利益的冲突引起的，个人从事历史活动的动机最终是由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因此，阶级分析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解释个人活动的一把钥匙，舍此就无法科学地说明历史人物的思想、活动的根源，无法说明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阶级分析的简单化，走到了预期的反面。

“分清西安和延安”，于是，剥削阶级人物反动、被剥削者进步，这是简单化的突出表现。

历史告诉我们：

第一，剥削阶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革命的或进步的阶级。历史是按照对立统一规律前进的。剥削的存在曾经

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奴隶制是极其残酷的，但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现代文明。剥削制度的改变是社会进步的必要环节，不是可有可无的，否则历史就会停滞不前。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的巨大跃进，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发展。

对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概“立足于批”的观点是荒谬的。在这种观点看来，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只能在否定的基础上“适当加以肯定”，因为剥削者本质是坏的，属于坏人之列，坏人做了好事可以适当肯定，但绝对不应忘记，他还是坏人。这种简单化的“阶级分析”，只能是儿童问戏的习惯。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师们“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但他们从不低估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①。列宁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②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列宁更明确地说：“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③

第二，剥削阶级已成为反动阶级时，它的代表人物也不全然是反动的。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种种进步的杰出人物。

艾思奇同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段话，代表了流行一时的观点。他说：“杰出人物是指的对于社会发展起着某种进步作用的代表人物，他们是社会的先进势力的代表。至于历史上的反动阶级和集团的首领，当然不能算杰出人物，反动阶级首领是没落的、腐朽的社会势力的代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必然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

② 《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627—628页。

的要求，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这显然是阶级分析的一种绝对化和简单化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就无法说明封建社会末期反动地主阶级代表康熙在发展社会经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来侵略势力等所作出的重大历史功绩，也不能说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首脑罗斯福、戴高乐等的历史贡献。

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能起进步作用。有的是在国家、民族受侵犯时进行抵抗，其积极活动不仅代表本阶级，而且代表了整个民族。有的是感到本阶级没落而力图振作，力图改革，从而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也有的虽属没落阶级，但在科学文化等领域做出重大贡献者。这些都不能因为其阶级属性而不予承认，否定他们的“杰出”。

第三，被剥削阶级——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有个发展过程，简单地歌颂，过分的美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单纯的奴隶起义不能消灭奴隶制度。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才表现出更大的历史主动性，单纯的农民起义同样是战胜不了封建制度的。只有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才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旗手，但它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只能充当革命的追随者。

由此可见，斯大林所说的“奴隶革命把奴隶主消灭了，把奴隶主对劳动者的剥削形式废除了”，“农奴革命把农奴主消灭了，把农奴制度的剥削形式废除了”，是不严谨的简单化的结论。

“奴隶们创造历史”，严格说来也不是严谨的历史概括。社会变革不仅是奴隶们，而且不能仅仅是奴隶们来实现的。应该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因为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具有不同的内含，人民群众包括革命时期的剥削阶级。

被剥削被压迫的奴隶和农民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落后的另一面。当落后的一面成为主导的时期，在历史上可能起反动的作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是保守的农民”，“农民的迷信”，“农民的成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过去”。^①

阶级分析的简单化，更无法理解在历史转折关头，由于阶级斗争的激化，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往往会背叛自己的阶级，转到革命阶级方面来；同样，在一定条件下，被剥削阶级中的个别分子，也会被统治阶级所收买，背叛自己的阶级，变成统治阶级的走狗或代理人。

阶级分析的简单化，必然导致唯成分论和反动的血统论，以出身好坏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这种观点，只承认家庭的影响，而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看不到个人社会实践的决定作用。按照这种观点，怎么能理解剥削阶级出身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会成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呢？

判断历史人物是哪个阶级的代表，从来不是根据个人出身，主要是他的政治实践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指出：

“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无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②

简单地查成分办法是荒唐的，什么“大地主代表”、“中小地主代表”、农民战争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都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毫不相干。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

二

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前提，一个绝对的要求，就是坚持“严格的历史性。”^①

何曰“严格的历史性”？即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按其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不允许把现代化的观念，强加给古人，不给古人硬添些我们的主观因素，“反对把我们能了解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②不苛求前人，也不为之“拔高”。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违背这个前提和绝对要求，就不会有科学性，革命性也无从谈起。

评价历史人物强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进行，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把现代人物所能做到的事给予古人，把古人现代化，古人变成了今人。武则天当皇帝，养了一批“面首”，这属于封建统治者的丑行。有人却说他敢于蔑视封建礼教，主张男女平等，甚至说是妇女解放的先驱，不仅美化了武则天，也严重歪曲了妇女解放。李自成、洪秀全是旧式农民起义的杰出领导者。脱离了李自成所处的时代条件和阶级地位，就会把他写成自觉的革命领袖，高夫人就会太“高”，红娘子就会太“红”了。脱离了洪秀全所处的时代条件和阶级地位，就会象曾有人那样把他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无神论者”、有八十八个老婆的“男女平等”的主张者！这种错误倾向是把现代观念、现代因素强加到古人头上，结果只能歪曲历史人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

物，也歪曲了历史。

另一种倾向与上述相反，但也是一种现代化，即用现代标准要求古人，苛求古人。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要求古人，剥削阶级中的杰出人物可以统统打倒，劳动人民的代表人物也可以一笔抹煞。岳飞、林则徐是历史上值得尊重的民族英雄，可是他们偏偏镇压过农民起义。旧式的农民起义领袖，不论他们多么坚强，也不能对旧制度和敌对阶级有自觉的阶级仇恨，划清阶级界限。“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不会是他们的信念。刘邦、朱元璋当了皇帝，这是一种“严重的罪恶”么？是罪该万死的“叛徒”么？单纯农民战争的最高任务就在于推翻腐朽的旧王朝，建立开明的新王朝，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一些障碍。他们成功了，胜利了，当了皇帝，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正常现象。“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被颠倒过来，“成则叛徒，败则英雄。”其实，刘邦、朱元璋当皇帝是无可非议的，其他方面的功过当然还可以评论。反过来，李自成、洪秀全功败垂成，倒是应该受到指责和批评的，尽管他们曾经是农民英雄。

历史人物，无论剥削阶级的杰出者，还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人物，把他们拉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加以苛求，戴大而不当的帽子，只能违反历史的真实性，同历史开玩笑。

真实，才能接近真理，违反历史的真实性，开历史的玩笑，不是科学的态度。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历史人物都只不过是一定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负担者。要把握阶级分析的方法，注意分析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阶级实质，指出那些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如封建阶级的忠诚信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所代表的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指出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所不可逾越的阶级局限性，歌颂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和反抗精神。但同时，

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考察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自从各种社会阶级的对立发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资本主义是丑恶的剥削制度，但是，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因此，不能用义愤代替科学，不能以简单的“阶级分析”代替必须遵守的严格的历史性。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并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才是可取的。

严格按照历史性来评价历史人物，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获得正确结论的前提。

三

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阶级分析”、“阶级观点”，而是客观的历史作用之好坏、大小。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贡献，起推动、促进作用，就应给以肯定的积极的评价；反之，对历史发展起促退、障碍作用，就要持否定的态度。归根到底，要看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还是束缚生产力。

有些历史人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有些则被载入历史的光荣册，主要以他们对历史进程所起的正反面作用为标准，而把道德规范、主观动机放在从属性地位。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说：“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特点使各个伟大历史事变具有其个别外貌，而是